

浅谈杂技艺术的创新

陈高磊

杭州市杂技总团演艺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作为传统艺术表现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杂技艺术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杂技艺术在很长一段时间过于注重技术的提升，而对艺术的钻研则相对短缺。本文结合笔者个人工作经验及相关理论研究结果，对杂技艺术的创新进行了探讨，首先分析了杂技艺术的创新原则，然后对创新对杂技艺术发展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从创造与发明的关系、新时代杂技的艺术创新、强调美感与技巧的综合性发展、强调节目构思的新颖性、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等方面对杂技艺术创新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研究，通过上述研究为今后更好的进行杂技艺术的创新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杂技；艺术创新；创新原则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0.02.063

引言

杂技艺术要想保证良好的发展，那么还需要重视积极的进行创新，这也是扩展杂技市场的重要基础，这一方面从我国众多的杂技艺术家的成功案例中找出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每个高难度杂技技术动作的问世，各个杂技类节目的推出，每一次杂技晚会的成功可以说都是不断创新的成果。换句话说来说，我国杂技艺术能够成为我国所有的不同类型的艺术中演出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表演艺术，可以成为我国各个艺术门类创汇的重点最为关键的一个方面就是我国杂技艺术家能够紧跟社会发展形式，积极的推进创新，从而为杂技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杂技艺术的创新原则

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杂技艺术的创新都是在现有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种创新充分的展现出了延续和发展、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联。中国杂技属于我国传统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如今我国的杂技艺术工作人员不单单需要传承杂技技艺中的精髓，并且还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实施全面的创新。只有这样，我国杂技艺术才可以通过持续的创新来不断地优化，从而保证自身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当下的现代必然会成为未来的传统，历史的发展规律需要杂技艺术进行积极的创新，从而保证自身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对于那些缺少创新的事物，必然会遭到历史的淘汰，所以杂技艺术需要全面的推进创新工作这也是历史发展规律所要求的^[1]。在我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杂技艺术屡次在全国以及世界性杂技比赛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诸多优秀精品作品的推出获得了大量的众多好评，这也反映出恶劣我国广大杂技艺术工作人员以及杂技艺术家们长期不断的创新是非常必要的。并且，我国再寄一束品位和杂技节目的高难度动作也呈现出了逐年提升的态势，这就说明了我国杂技正在朝着更好的方向迈进发展。

2 创新对杂技艺术发展的重要性

2.1 杂技艺术发展趋势

就我国杂技艺术的发展历史来说，主要历经了两个关键的时期，首先就是从原本的街头杂耍逐渐的转变为舞台表现

得艺术形势。其次是杂技艺术从简单的表现模式的基础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的出现了多种的表演形式^[2]。当下，我国杂技艺术的发展步入了新的阶段，借助先进的科学方法来对艺术表现形式进行充实和完善，积极的运用用系统化的方式来对专业人员进行培养，从而为我国杂技艺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助推动作用。

2.2 创新对杂技艺术的影响

因为我国杂技艺术长期以来还在延续传统的艺术形式，所以导致其越发的表现出了逐渐衰败的问题。从某种层面上来看，切实的进行杂技艺术的创新对于我国杂技艺术的稳步健康发展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杂技艺术不但可以起到传承传统民众文化的作用，并且对于推动民族园文化的发展也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还需要积极的将新兴表现形式加以灵活的运用，也可以积极的进行改造，从而保证我国杂技艺术得以持续稳定的发展，这也充分的说明了创新对于我国杂技艺术的发展能够起到重要的助推动作用。

3 杂技艺术的创新

3.1 创造与发明的关系

发明的本质与创造是存在较强的类似性的，并且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别，首先，发明的延伸相对于创造相对较小，创造所有的发明但是发明往往都是创造的一个内容。通常来说，发明一般就是指人们在专业技术方面进行的创新，但是并不牵涉到非技术领域的创造。其次，发明的成果具有一定的明确性，也就是实际存在的物体或者是操作方法，或者也可以是一个决策一种思想^[3]。再有，创造也就是创造活动，通常所指的是一个过程，发明就更为关注结果的强调，其所获得的发明结果的过程中所牵涉到的所有的步骤都可以叫做发明，但是，发明的各个环节都与创造存在关联，并且都是在创造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与人的创造性设计存在密切的关联，我们可以理解为发明的基础就是创造。最后，积极的进行尝试。在杂技艺术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的将舞蹈、武术、戏曲等艺术进行融合，但是其创新的空间还十分的广阔，还需要我们积极的进行尝试。

3.2 走进新时代

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于艺术的要求在不断的提升，单纯简单的杂技的节目很显然已经无法满足民众的实际需要了，所以杂技艺术还应当紧跟社会的发展形势来进行不断的优化完善，并且需要对杂技节目的编排给予更多的关注。广州杂技团在创新方面往往都是以大规模的杂技剧目为核心，并且在内容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创新和优化，使得大量的新型剧目的诞生，在整个文化圈中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广州杂技团的品牌剧目大型杂技剧《西游记》在广州上演以来，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这一剧目在全国进行了多次的巡演，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杂技剧《西游记》幕后阵容十分的庞大，陈威亚作是这部剧的导演，徐沛东作曲，冯双白编剧，杂技剧是杂技和戏剧进行融合的结果，其实质就是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将杂技的技艺进行展示，并且也可以像戏剧一项来对人物进行塑造，在杂技剧《西游记》精选了“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女儿国”、“火焰山”等四幕，切实的转变了以往老旧的单一的技巧的展示思想和方式的限制，对于故事的情节、人物角色以及主题都融入了戏剧的元素，并且加上舞台的布置以及演员的服装装饰从而就汇聚成了一台全新的杂技剧目，这一剧目自从登上舞台之后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好评，并且在很多的比赛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杂技剧《西游记》中所涉及的每个幕其中都设计了专门的杂技节目，在杂技和戏剧的融合方面也并非单纯的对接而是借助表演来从人物内心出发来带出杂技，并且也会将人物的性格和杂技技巧进行整合，从而促进杂技剧的水平提升^[4]。如大闹天宫的“空中荡爬杆”用演员在铁杆间的飞跃来表现出猴子所具有的活泼的性格。在《三打白骨精》中，用“抖空竹”把孙悟空在唐僧念紧箍咒的时候所形成的内心变化进行展现。

3.3 强调美感与技巧的综合性发展

怎样从根本上提高艺术的层次感，那么就需要结合实际需要来运用有效的方法来将其所具有的特殊性展现出来。换句话说也就是将其自身所具有的优越性在实践中表现出来，增强其鲜明性，促进其独特性的提高。所以为了全面的推进杂技艺术的稳步持续发展，那么还需要从其特征方面着手，对其特征进行深入的完善优化，借助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来进行展现。就我国杂技艺术来说，其中所包括的最为关键的内容就是人体肢体动作的没敢以及杂技技艺，为了进一步的充实我国杂技艺术，将其实践价值发挥出来，那么还需要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所以，当下杂技表演中还需要对演员的个人兴趣进行重点关注，将演员个人能力与表演需要进行整合分析，从而促进杂技艺术形式的不断充实。各类群体性节目以及单人或者是群体节目都应当积极的对表演形式进行完善和创新，结合演员的情况和喜好来对节目进行适当的调整，并且也可以适当的对表演内容进行延伸，这

样也可以形成全新的杂技艺术形式。

3.4 强调节目构思的新颖性

就现如今我国杂技艺术表现形式来说可有划分为多种类型，其中涉及魔术类杂技、建设类杂技、平衡类表演等等。就实际情况来说，人们所观看到的杂技艺术表现形式都集中在上面集中表演形式，并且很多表演往往会出现叠加和穿插，以往老旧模式的杂技表演更多的关注演绎技巧和难度的提高，对于表现的内容以及思想的传递缺少基本的重视，对于表演的角色以及表演中情感的表达缺少关注。当代杂技艺术对于上述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需要关注表演故事情节的创新和把控，还需要积极的将各种表演形式融入杂技艺术之中。从某种层面上来看，当代杂技相对于老旧的表演形式技能更多的精力都放到了从精神方面来感染观众，斌不是简单的利用感官对观众进行关注力的吸引诸如：上海杂技团的《男子艺术造型》，在这个节目中将很多我国古典元素运用到了节目布景之中，利用多种多样的表演形式以及人体美学来进行表演，这样对于杂技的艺术性以及观赏性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助动作用。

3.5 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

在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里，人们对艺术的审美日趋多样化，杂技以独特魅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关注。实践证明：杂技与戏剧结合，杂技与舞蹈结合，杂技与音乐综合，杂技与多种艺术形式结合，使得杂技艺术日益成熟，并且逐渐的增强了杂技艺术的表现性，更有向大型化和主题化发展的趋势。这对演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具备过硬的技术水平和良好的舞台形象，还要准确地理解和表现出每个节目的内涵，也就是说，需要进一步提高演员的综合素质，要懂表演，也要能创新。

结语

总之，时代要求杂技艺术去着力创造审美佳境、营造审美氛围。而贯穿于杂技表演全过程的艺术意识是实现这一时代要求的重要途径。为此，杂技艺术必须走创新发展的路子，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求。杂技艺术的创新发展是杂技演出市场和竞赛场的现实需求。

参考文献

- [1]徐丽莎. 探讨新形势下杂技艺术的创新路径[J]. 传播力研究, 2019, 3(36): 245.
- [2]崔乐泉. 中国传统杂技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创新[J]. 杂技与魔术, 2019, (01): 46-47.
- [3]杨进. 现代技术与传统杂技艺术的融合创新[J]. 现代交际, 2016, (21): 102.
- [4]黎忠友. 创新是杂技艺术的生命所在[J]. 四川戏剧, 2014, (11): 136-138.